



婆媳，注定是这辈子分不开的亲人。

婆婆也是母亲，但却不是妈！

婆婆不是妈

罗 洁/著

婆婆爱儿子而爱媳妇，媳妇爱丈夫而爱婆婆。

因为爱，起纷争；也因为爱和包容，化解了一切矛盾。

因为爱，两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成为母女；因为爱，婆媳也会产生深厚的感情。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婆媳，注定是这辈子分不开的亲人。

婆婆也是母亲，但却不是妈！

婆婆不是妈

罗 洁/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婆婆不是妈 / 罗洁著. —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158-1928-0

I. ①婆… II. ①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3485 号

婆婆不是妈

作 者: 罗 洁

出 品 人: 徐 潜

责任编辑: 林 立

封面设计: 周 源

责任审读: 郭敬梅

责任印制: 迈致红

营销总监: 曹 庆

营销推广: 王 静 万春生

出版发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字 数: 630 千字

印 张: 36

书 号: ISBN 978-7-5158-1928-0

定 价: 59.00 元

服务热线: 010-58301130

销售热线: 010-58302813

地址邮编: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

19-20 层, 100044

<http://www.chgslchs.cn>

E-mail: cicapl202@sina.cn (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n (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8302915



序

婆媳关系，一直是家庭关系冲突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演绎很多家庭故事的重要素材和关键性内容。

对于初为人媳的女性来说，婆婆是什么？是母亲、是长辈、是朋友或者是一个陌生人？她们中的有些人在婚后的生活中很快找到了答案；有的人，却要经历许多故事才能豁然开朗；而有的人，也许一生都在为找到这个答案而苦恼和纠结着。

在中国，或者说在东方国家乃至整个亚洲国家，有多少女性，因为爱，或者因为婚姻这个大的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的理由，离开了自己那个温暖而熟悉的家，走进了另一个完全陌生甚至恐惧的家庭里去，开始了她从女孩蜕变成女人、成为别人家儿媳妇的生活。

我们愿意相信大部分女人的婚后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但也不可否认地说，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因为种种原因生活得十分辛苦，而且这种辛苦还将循环下去：当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婆以后，她会让新一任儿媳步自己的后尘——继续辛苦下去！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知识女性三十年间的儿媳生涯，反映了婆媳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所引发的心理变化和情感纠葛。尤其是主人公在自己即将成为婆婆时却经历了婆婆的离世，由此感受到的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不舍和伤痛，给我们带来强大的心灵震撼。

书中，作者以大量的生活阅历沉淀和生活实践的积累，对人物的性格、心理及发展变化，进行了细腻而深刻的描写，为读者展现了中国人最普遍也是最纠结的家庭伦理问题——婆媳关系！

本书所讲的是我们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的故事，但它用青春与欢笑、伤痕和眼泪，以及缺憾和未知的将来，带给读者一次情感的旅行、心绪的宣泄和灵魂的反观，不论你是一位男士还是一位女性，相信书中的故事都将打动你的心灵。

翻开看看吧，书中讲述的也许是你和你媳妇的经历，又或是她和她婆婆的故事。总之，书中一定会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影子。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7
第三章	053
第四章	107
第五章	150
第六章	165
第七章	190
第八章	216
第九章	241
第十章	263
第十一章	280
第十二章	293
第十三章	326
第十四章	340
第十五章	377
第十六章	394
第十七章	454
第十八章	503
第十九章	520
第二十章	558

第一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华北西部的一个县城的中学里，年轻的语文老师楚晴，正在给初二的学生们上课。

“刚才，我已经把《小石潭记》的写作背景和文中比较生僻难懂的字给同学们讲解了一遍，好，现在哪位同学来说一下，这篇游记反映了作者当时怎样的心情和精神状态？”

说到这儿，楚晴停顿了一下，她扫视着整个课堂，然后用右手指着正在举手的女同学说：“好，薛佳雯同学，你说。”

薛佳雯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就见这位脑后高高扎起一个马尾辫的女孩儿自信而大方地站起来说：“《小石潭记》是唐朝文学家柳宗元的作品。全名叫《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总体来说，这篇游记所表现的是一种忧郁悲凉的情绪，这篇游记是作者被贬为永州司马时所写，因为被贬谪，作者的心情常常是忧伤悲凉、欲求解脱却又无法解脱的。当然，在抑郁忧愁的基调中，仍有轻松愉快的描写，比如‘似与游者相乐’等。”

楚晴示意薛佳雯坐下后，接着问道：“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作者是怎样发现小石潭的，哪位同学愿意带领大家从文章中找一下？”

“好，曹超，你说！”

一个长得挺壮实的男孩儿站起身，拿着课本认真地读着：“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huáng)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

因为有很多难认又难念的字，所以，这个叫曹超的学生念得结结巴巴，逗得很多人发出低低的笑声。





楚晴笑着鼓励道：“好，曹超同学把这一段念下来其实很不容易，我们给他一些掌声鼓励好不好？”

课堂里立刻响起了一阵掌声。

“下面我们请一位同学给大家讲一下，作者在这里都对哪些自然界中的物体或者景色进行了描写？”

话音刚落，就有很多人举手。

“同学们讲得都非常好，看来大家回去都进行了预习。”楚晴说完，看了一眼讲台上一侧的手表，离下课还有5分钟，她习惯地捋了一下额角的头发说道，“好，今天我们就不布置书面作业了，希望同学们回去仔细阅读原文，认真理解作者对自然界的描写，体会和把握作者在这篇游记中所反映的情感和心绪。如果有大胆新颖的观点，欢迎同学们在课堂上和大家分享。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同学们，下课！”

在一片充满青春气息又略带青涩的“老师再见”声中，楚晴微笑着走下了讲台。

回到办公室的楚晴端起了茶杯大口地喝了起来。

“楚老师，李主任叫你去一下。”坐在对面的张老师抱着一大摞作业本，急匆匆地走进来说道。

“哦，好！我马上去。”

楚晴“咕咚”咽下一大口水，放下杯子就往外走。

隔着三扇门的一间办公室门上挂着“教务主任”的牌子。

“笃、笃、笃”，楚晴敲着门，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进来！欸，楚老师，你先坐下。”李主任朝着楚晴点了下头，手里的笔并没有放下。楚晴端坐在李主任对面的简易沙发上。

“楚老师，刚才接到县教育局的通知，准备在全县的两个中学搞一个现场教学观摩，成绩好的就作为成立实验班的依据。你年轻，想法也多，学生和家长的反映都不错，你去好好准备一下。”李主任放下手里的钢笔，两只胳膊撑在桌子上，用肯定的目光看着楚晴说。

“我？我行吗？”平时语言表达很流利的楚晴竟然说话吞吞吐吐。

“怎么不行？我说行！小楚老师，你對自己要有信心。”

“那，好吧，我就试一下。”

“对呀！不试怎么知道？快去准备吧！”



眼前这位李主任名叫李新萍，是位有着二十年教龄的老教师了，年龄四十开外，说话干脆利索，工作作风雷厉风行。

楚晴有些犹豫地站起身来，李新萍笑呵呵地说道：“不要有顾虑，平时怎么讲，到时还怎么讲！”然后，又低下头忙自己的事了。

“李主任再见！”说着，楚晴朝门外走去。

“嗯，好，把门给我关上。”李新萍头也没抬地加了句。

这时，上课的铃声响了，楚晴顾不上多想，赶紧到办公室拿上教案，就去给初二（2）班上课了。

中午，楚晴拿着饭盒，走出学校大门，她准备到学校门口的小饭馆买饭。刚拐弯，就见一个熟悉身影朝她走来，楚晴的心跳加快了，是张涛！

张涛是楚晴的对象，他们认识半年多了，正在热恋中。张涛的家就在这个县城，目前，他父母都生活在这里。几年前张涛经过考试被录取到地区计委工作。

“下课了？”张涛走到楚晴的面前，关切地问。

“嗯，你怎么回来了？”楚晴带着几分羞涩说。

“今天正好有事，就回来了。哎，晚上到我家去吧？我爸妈都想见见你呢。”

“嗯，我都没准备好，你看，要不……”

“还是去吧，他们都说了好几遍。你别担心，他们都很好打交道……”

两个人亲热地边走边说。

这一年，楚晴26岁，参加工作已经4年了。

几年前，楚晴从省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这个县城，成为这所县中学的一名语文老师。

张涛比楚晴大3岁，已经29岁了。曾经有人给他介绍过对象，但都因为那样的原因没有进行下去。

认识楚晴，是在一次结婚现场。

去年十一期间，张涛的同学杨建军结婚，而杨建军的新婚妻子正是和楚晴在一个学校教书的美术老师王芳。见到楚晴，张涛心里立刻有了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这就是自己一直在等的人！后来，张涛打听到，楚晴是分配来的大学生，就住在县中学的院子里。张涛和杨建军又是从小一起长大，关系不错的发小。一次，张涛去杨建军家时，问到了楚晴，杨建军夫妇就明白了，他们很愿意促成这桩美事。后来，在那个同事家，楚晴和张涛又见面了。很快，两人由认识到熟悉，感情升温很快，最后，双双坠入了爱河。





这天晚上，楚晴答应了去张涛的家。

走出学校大门，张涛推着自行车，楚晴见张涛自行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苹果，她张了张嘴，但没有问出口，张涛什么话也没说，而是推着车子和楚晴并排走着，说道：“走吧！”

两个人穿过了那个比较繁华的邮电局的十字路口，接着朝南走过了一个路口，然后右拐就到了张涛父亲所在的银行职工家属院。

走进院子，张涛就兴奋地大喊：“妈！妈！我们回来了！”

楚晴忐忑地跟在张涛的身后，这时，一个五十岁出头的中年妇女出现在张涛和楚晴的面前，张涛把楚晴拉到面前，说道：“妈，这就是楚晴！”

“阿姨好！”楚晴有些腼腆地小声说。

“来，来，快进来！咋才回来？我都不敢炒菜，害怕炒出来又凉了！”张涛的母亲大声地说着。

张涛把手里的苹果递给母亲，大声说道：“给，这是楚晴给你们买的！”

张涛的母亲边推开门边用浓重的山西口音说道：“哎呀！来就行了，咋还花钱！”

楚晴有些难为情地看了一眼张涛，张涛则朝楚晴挤了挤眼，领着楚晴进屋了。

趁着这个时候，楚晴上下打量着张涛的母亲：这是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中年女人，个子不高，胖墩墩的，烫过的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眼睛挺大，嘴角有点往下撇，额头宽阔，皮肤黑里透红，但是光亮紧绷，没什么皱纹，显得比同龄人年轻。只见她穿着一件白底带紫色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腿上是一条深蓝色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黑色拉带平绒鞋，整个人显得干净、整洁、精干。给楚晴印象最深的就是，张涛的母亲说话声音高、语速快，走路时胸脯也挺得很高，所以，她一定是个精力特别充沛的人。楚晴在心里评价着。

楚晴跟在张涛的身后，走进房门，只见一个瘦高个子的中年男人正站在房间中央，像是刚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楚晴明白：这一定是张涛的爸爸了。听张涛说，因为身体一直不好，父亲除了上班，平时不怎么出门。楚晴又对张涛的爸爸打了招呼：“叔叔好！”

“好！好！坐下吧！”张涛的爸爸话虽不多，但脸上满是笑容。

这会儿，张涛的母亲开始忙碌了，就听院子里的厨房传来了炒菜的声音，同时，还不时有大声的说话声，那是母亲在指挥着张涛端菜、拿筷子。

刚才一进门，楚晴就闻到房间里有种特殊的药味，她觉得挺熟悉，但一时想

不起来，直到后来，她看见在张涛父亲睡觉的那张小床的窗台上，放着风油精的小瓶，楚晴猛然想起：对呀！是风油精的味道！从这一刻开始，这种味道，在楚晴的心里变成了温馨的代名词。

第一次登门的楚晴，不知道该和张涛的父亲聊些什么，几次去厨房帮忙，结果都被张涛母亲大声地劝回来了：“不用！不用！这儿哪还能用得上你？你快去坐下吧。”有些拘谨的楚晴坐在那儿没事做，就把整个房间打量了一番：一进门的右侧是扇窗户，那里放着两个单人沙发，上面铺着淡蓝色的浴巾，也就是沙发巾（那时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两个沙发中间是个茶几，上面摆放着托盘，盘子里放着玻璃茶杯，上面用洗得很干净的白花手绢盖着；在进门的正对面，是张像办公桌一样的长桌子，上面摆放了一个18英寸的夏普彩色电视机，极为显眼；在长桌子的左边靠墙摆放着一张很大的床，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拐过来，紧邻大床，也就是靠着进门这面墙，放着一张单人床，床上铺得很厚，一看就知道，这是张涛的父亲睡觉的地方，因为身体不好，他总是靠在那厚厚的一摞被子上看电视。

不一会儿，张涛的母亲就陆陆续续地端进来一些盘子和饭碗，她顺便把这未来的儿媳妇打量了一番。

只见她个头中等偏高，不胖不瘦，因为腿长，所以整个人显得挺拔而利索。再看那张脸，白皙的皮肤上，有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鼻子挺拔显出一种智慧和有主见的性格。然而，有意思的是，楚晴的嘴长得偏小了些，这使她显得比实际年龄小了许多，尤其是她笑的时候，右面脸上的酒窝让她显得特别妩媚可爱。总体来看，这是一张每个人见了都会多看两眼的美丽的脸！张涛的母亲见儿子带回来这么漂亮而且还是中学老师的对象，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她一直笑呵呵地进进出出地忙着。

再次进了院子里的厨房，母亲对张涛笑着说：“嗯，我儿子有眼光！楚晴的眼珠子圆得跟葡萄一样，真好看！”一旁的张涛咧嘴笑着说：“那是！楚晴是县上最好看的丫头，再说还是大学生！”“嗯，美死你了！”母亲笑着说。

看着张涛的母亲忙忙碌碌地准备了一桌子菜，楚晴心里既感动又不安，她明显感觉到张涛的父母很重视自己和张涛的关系。楚晴希望自己给未来的公婆留下好印象，所以她特别紧张，幸亏有张涛在身边，楚晴总算熬过了那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吃完饭，坐了一小会儿，楚晴就准备离开了。一是她待在这儿太紧张难受





了，另外一个原因是楚晴心里一直想着李主任说的事，她要回去准备准备。

出门时，就听张涛的爸爸叮嘱道：“外面黑，带上手电！”张涛已经把手电筒拿在了手里，楚晴推辞说：“没关系，走出这小巷就有路灯了。”说完，她跟着张涛一边朝外走一边与张涛的父母道别：“叔叔阿姨再见了，谢谢！我走了。”

张涛站在楚晴身旁说：“走吧，我送你。”

“哼！这臭小子，现在可勤快了，以后结了婚还不知会咋样呢……”

走出去几步，楚晴还听得见张涛母亲的说话声。

离开那带有风油精味道的房子，楚晴深深地出了口气，她看了一眼张涛说道：“哎呀，总算出来了，好紧张啊，我的手心都出汗了。”

“担心啥？他们都很好打交道，以后你就知道了。”张涛轻松地说。

站在中学门口，楚晴和张涛又说了会儿话，楚晴催促道：“你快回去吧，要不你爸妈该等急了。”

“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

说完，张涛把楚晴拥进了怀里。

“你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看她很能干，我怕她看不上我。”楚晴担心地小声问道。

“没事儿，你现在刚认识她，时间长了就好了，她对别人还是挺好的。”

“你妈以前在什么单位上班？我觉得她很干练很能干！”

“嘿，说起来话长了，我妈现在是家属，其实她以前就在我爸工作的银行上班，但后来，她的工作让我姑姑给顶替了。”

“啊，就是你那个在顺祥县工行的姑姑吗？”

“嗯，这是我妈最大的伤痛，为这个她可没少和老爷子吵。”

“这事是老爷子做的？”

“是啊，老爷子觉得自己是家里的老大，又出来得早，就想把下面的弟弟妹妹都帮一把，结果就把老太太的工作让给这个最小的姑姑了。”

“哦，是够不容易的！”楚晴对未来的婆婆充满了同情。

“是啊，这么多年，我们家就我爸一个人工作，家里全靠我妈计划得好，现在我们都有工作了，总算过去了。”

“她这么能干，我更担心了！”楚晴若有所思地说了句。

“担心啥？不过你多和她学学做饭倒是真的，我妈做饭有一套……”

楚晴回到学校宿舍，已经快十二点了，她连忙拿起暖瓶倒水洗漱。

楚晴一边洗着脸一边哼着歌。

想起今晚的一切，她的心里很轻松。等一切忙活完了，楚晴坐在桌子前拿起笔，准备做关于公开课的计划。可是，当她把公开课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写完，觉得脑子乱乱的，怎么都写不出来了。楚晴习惯性地拿出了那本墨绿色的日记本，翻到中间，楚晴在空白页的右上角写上：

1986年4月15日 星期二

接着写道：

今天晚上去张涛家，见了他的父母。张涛的家在县财政局旁边。一进张涛的家就闻到很浓重的药味，后来发现是风油精，张涛的母亲说是为了驱赶蚊子。去之前很担心，因为总感到自己还没准备好，好在有他在。忐忑的一个晚上总算过去了。张涛的父亲不爱说话，看样子人很慈祥。张涛的母亲是个快言快语的热心肠人，说话声音挺高，做家务也很麻利，真不知道她会怎样评价我这个未来的儿媳妇。不管怎样，我会尽全力，争取做他们二老喜欢的儿媳妇。

公开课如期举行。这天早上，楚晴提前来到了学校，县教育局的领导、学校的所有领导，还有本校及城关中学的所有语文老师，都将来参加楚晴的公开课。

公开课被安排在上午第一节课。上课前，楚晴和她的学生们都已经等候在教室里了。

上午九点钟，前来听课的领导和老师们陆续走进教室。一进门，人们都不由得发出“啊”的轻声惊叹。因为，眼前的景象，完全颠覆了人们以往心目中的课堂的概念：课桌被挪到了教室的后面，学生们围坐成一个圆圈，黑板上，大大地写着“海燕”两个字，字的周围还用彩色粉笔勾勒了出来，在“海燕”两个字的上方，用蓝色粉笔描绘出了汹涌的海浪，在黑板的空白处，用小字写着作者高尔基的情况介绍及本篇诗作的写作背景等。

这时，李主任朝楚晴点了点头，楚晴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到教室中央。

这天，楚晴特意穿上了那套藏蓝色西装，脚穿一双中跟的黑皮鞋，一个马尾辫扎在脑后，整个人显得既庄重又有朝气。

楚晴深深地吸了口气，用清脆的嗓音说道：“公开课现在开始！”这时，教室里传出了巨大的海浪声和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中间还夹杂着海鸥和其他海鸟的





叫声。大海上，波涛汹涌巨浪滔天，海鸥在海面上劈风斩浪上下翻飞的画面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随着音乐声，语文课代表薛佳雯站起身来，在圆圈外围，一边缓缓地走着，一边用充满感情的嗓音朗诵着《海燕》，这让在场的人很奇怪：干吗在圈外朗诵，中间留着这么大块空地干什么？正在这时，六个女生手拉着手，站在场子的边儿上，人们正纳闷儿呢，一个扮演海燕的高个男生出场了，只见他伸展双臂，双腿笔直，表情刚毅，在场子中间做着上下滑行和翻飞的动作。而这时，那几个女生随着音乐声，身体上下起伏，原来，她们是在展现大海上起伏的波浪。接着，海鸭、企鹅都陆续登场了。当音乐结束时，楚晴再次走到场子中间说道：“好，感谢刚才同学们的生动表演，现在，我们来对整个诗歌的段落进行分析，好，哪位同学愿意先说：每一段分别表现了怎样的场景？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情怀？”

“薛佳雯！”看着薛佳雯高高举起的手，楚晴说道。

“第一自然段，主要写暴风雨即将来临，运用的修辞手法是比喻和拟人，主要表现了诗人高尔基面对暴风雨英勇顽强，大无畏的精神。”

“好！”楚晴还没说话，在场的人就发出了喝彩和掌声。

“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这一段主要描写了波浪与狂风的搏斗，表现了正义的力量和反动力量的较量！”

楚晴用鼓励的目光看着她的学生们，这些孩子们踊跃发言的劲头儿让她意外和感动。

“现在，我们来归纳一下，这篇散文诗采用了哪几种修辞手法。”

只见马晓松也把手高高地举过头顶，楚晴笑着抬手示意：“马晓松！”

“这篇散文诗主要采用了象征、拟人，嗯、嗯……”

“还有比喻！”其他学生大声地补充着。

昨天下午在教室，楚晴对正在扫地的马晓松问道：“明天你敢发言吗？”这是个平时很胆小、不爱发言的孩子，看着楚晴说：“老师，我、我……”楚晴轻轻拍了一下他那瘦弱的肩膀鼓励道：“在老师眼里，你们都很棒！”

“这些孩子的表现真的很出色！”此时的楚晴既兴奋又感动。

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超了两分钟了，楚晴的心头有种轻松的感觉：这节课终于顺利地结束了！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随着薛佳雯大声的朗诵声，音乐响起，楚晴带

领学生们再次大声地朗诵着这句充满激情的诗句，结束了这堂公开课。

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整堂课中，在场的人们都睁大了眼睛屏住呼吸，欣赏着眼前的一切。那些作为主管部门领导的局长们并不知道，语文课还可以这样上。所有的学生们都是那么认真地表演、互动。这堂看似平常的语文课，在楚晴的精心准备下，经过学生们的认真演绎，达到了精彩和轰动的效果。

在那个还不知道“多媒体教学”为何物的年代，这场情景剧式的公开课教学，确实让人们大开眼界。

事后，教育局长这样评价这节课：“这为县中学的语文教学开辟了新的方向！这样的教学效果，完全可以和发达地区相比。”更可喜的是，那位刘局长当场拍板：县中学的初二（1）班，作为第一批实验班正式成立！可想而知，当时的王校长和李主任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用心花怒放来形容。作为本校领导，他们也都表态了，当然，他们都表扬了楚晴，说楚晴是大胆探索新式教学的模范。

楚晴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取得了第一个成就！

那个周末，见到张涛，楚晴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这堂倾注了自己大量心血的公开课，张涛也由衷地为楚晴高兴。

“哎，咱们是不是也该计划一下自己的事情了？”张涛拉着楚晴的手，看着她的眼睛说道。

“咱们的什么事？”楚晴一下没反应过来，

“你看，我都快三十岁了，你也不小了，咱们不能老是这样，我的同学基本上都结婚了。”

楚晴皱着眉头说：“我给家里写了信，可是，到现在我父母都没见过你呢。”

“要不这样，我们抽时间去一下你们家吧？”

“就是嘛，我这么个大活人，总不能不明不白的就成你们张家人了吧。”

“什么你们我们的，到现在了你还和我分这么清。”

“是不是和你爸妈他们商量一下，我们抓紧时间回我们家？”楚晴忽然有些担心地说。

“没事，等会儿我回去就对他们说。”张涛用十分肯定的口气说。

“要不这样，现在还不到10点，你和我一起去吧。”说完，张涛拉着楚晴就走，楚晴拽着张涛的胳膊说：“等一下，我回去拿个东西。”

“什么东西？”





楚晴笑着拉着张涛边走边说：“走吧，很快的。”

两个人来到了楚晴的宿舍，只见楚晴在床边的箱子里翻出一个花花绿绿的塑料袋，然后直接放进挎包说：“走吧。”

张涛凑近问道：“你拿的什么？神神秘秘的。”

楚晴边走边说：“上次去你家空着手真不好意思。前两天我在商店见这纱巾挺好看，不知道你妈喜不喜欢？”

张涛开心地说：“当然喜欢！未来的儿媳妇给买的她肯定喜欢！”

两个人说着话，就朝张涛的父母家走去。

一进门，楚晴又闻见了那很浓的风油精味道，只见张涛的母亲手里拿着抹布在擦着沙发扶手，见是张涛带着楚晴来了，她笑着大声说：“哎哟，你们回来咋不吭声呢，我们吃了点剩饭，菜也吃光了！”

“不用管了，我们都吃过饭了。”张涛接着问，“我爸呢，睡了？”

“没有，躺着看电视呢。我去叫他！”

张涛连声说：“不用！不用！”

母亲的话比张涛的脚步要快：“老张、老张哎，快点，儿子找你！”

进了里屋，张涛的父亲见楚晴也来了，赶紧从那张床上，由半躺的姿势坐了起来。楚晴笑着说：“叔叔看电视呢？”

“哦、哦，你们回来了，吃了没有？”

张涛让楚晴挨着自己坐在大床的床沿上。这时，张涛的母亲一撩门帘也进来了。

楚晴起身拿出纱巾对张涛的母亲说：“阿姨，这个给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张涛的母亲笑着说：“啥东西？呦，还给我买东西，喜欢！喜欢！”

楚晴从张涛母亲的笑脸上判断，自己送给她的礼物应该是成功的。

“爸、妈，我和楚晴商量了，到现在还没去见她的父母，我们想去一下她家。”

张涛的父亲似乎在斟酌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母亲却已经说话了：“去、去嘛，你也不缺鼻子少眼的，去见见老丈人和丈母娘也对。”

听了这话，楚晴羞涩地笑着低下了头，张涛则开心地说：“那好，跃进农场我还是高中毕业时支农的时候去过，都好几年没去了！”

张涛的母亲秦凤英有些不屑地说：“农场能有啥变化？还不是和农村差不多。”

一旁的张海山用眼睛使劲瞪了老婆一眼。

沉浸在幸福中的楚晴并没有注意到张涛母亲的口气。又待了一会儿，楚晴看

了看表对张涛小声说：“我该回了，明天还要上班。”

“走，我送你！”

于是，楚晴跟二位长辈打了招呼就出来了。张涛快步走到前面说：“慢点儿、慢点儿，我拿手电照着，走出这个巷子就有路灯了。”

张涛的父亲从靠着的被子上起身，准备下地，楚晴连忙说道：“叔叔你别下来了，别下来。”张涛的母亲热情地送到门口笑着说：“你下课就来嘛，我给你做饭吃。”

楚晴笑着说：“不用了，谢谢阿姨！”

走出张涛的家，楚晴深深地出了口气，张涛拉住她的手关切地问道：“怎么啦，你担心他们不愿意？”

“说不上来，反正我是挺害怕你妈的！”

“怕啥？她就是说话声音大一点儿，有我在，不用怕！”说完，张涛用拳头砸了砸自己的胸脯。

走到学校门口，楚晴催促道：“你回吧，明天不是还要办事吗？”

“没事，我看着你进去。”

楚晴快步走了进去，她知道，自己不进到宿舍，张涛是不会走的，于是她转身朝张涛挥了挥手就小跑起来。到了学校院子里靠左边的那排平房，那是学校为单身老师安排的宿舍，当时只有楚晴一个人住，不过，学校门口的值班室有人值班，所以，楚晴一点没感到过害怕。此时，楚晴见张涛还站在大门外，就又挥手让他回去。

站在大门外的张涛，一直到楚晴的宿舍里亮起了灯，才往回走。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对于热恋中的两个年轻人显得十分漫长。同时，爱情的滋润也让两个年轻人焕发出更高的工作热情。

星期一的早上，看着打扫卫生、提开水，然后把办公桌整理的干净整齐的张涛，同办公室的周大姐笑着问道：“张涛，是不是谈对象了，我看你不对劲儿。”

“啊？怎么不对劲儿了？”

“我一看就知道，你看你现在，走路特别有精神，脚底下像踩着弹簧一样。”

张涛笑着说：“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吧？”

“嗯，不对，你现在的状况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快说说，对象是哪儿的？”

张涛自豪地笑了，他站在桌前说：“好吧，是有一个，现在嘛，还在进行中。”

“哦，快说是哪儿的？”

